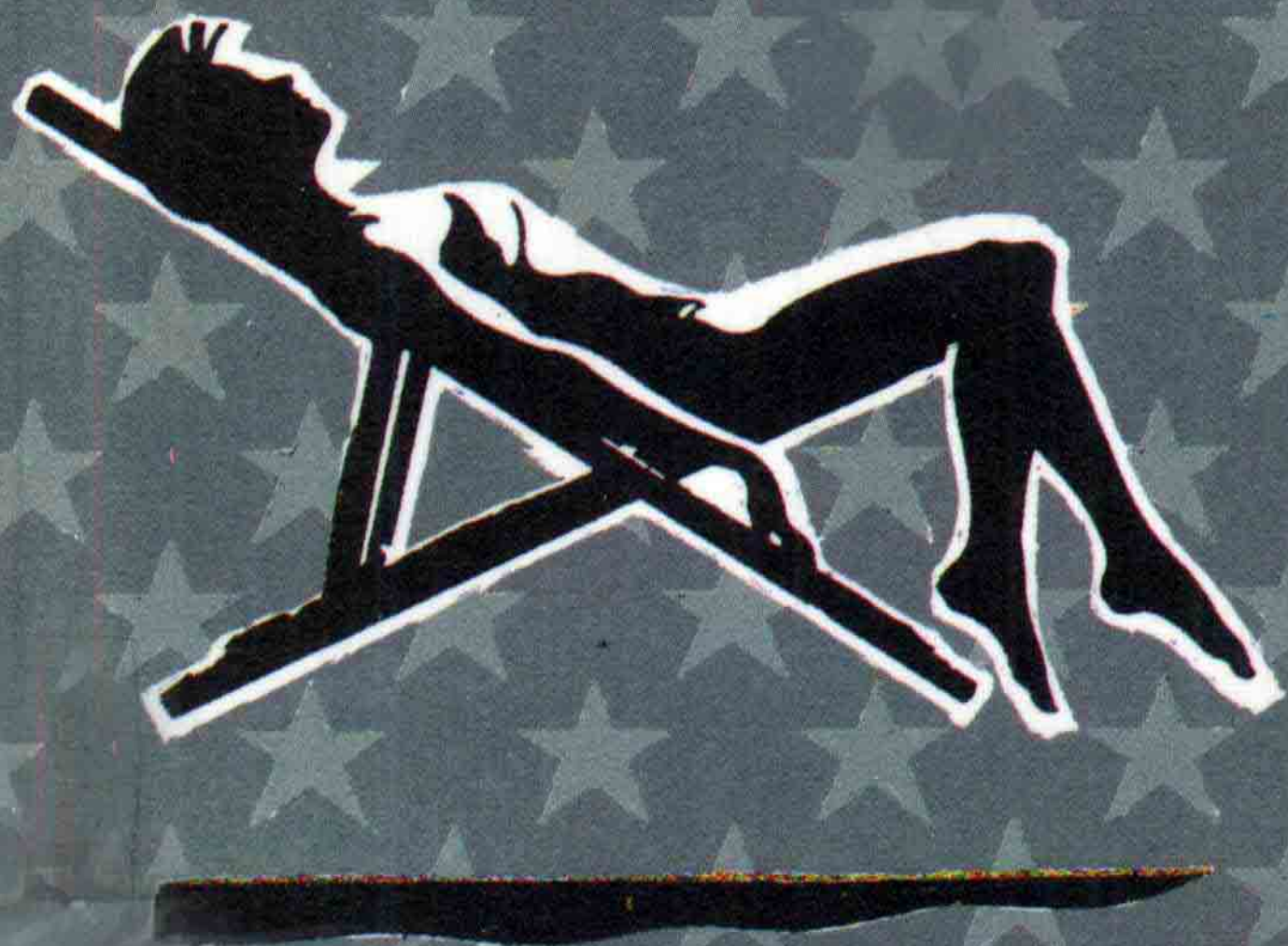


三更书有梦当枕

台湾 琦君 著



三更更有梦书当枕

824.68
台湾 琦君 著

三更有梦书当枕

台湾 琦君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6 99840

1990年 月第1版 1990年 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308-0/ I · 169 定价：2.60元

目 录

云影天光(代序)	1
浮生半日闲	5
照片	11
镜里朱颜改	16
衣不如故	19
压岁钱	29
母亲新婚时	37
妈妈的手	41
外公	46
故乡的婚礼	52
春节忆儿时	57
失落的爱宠	73
楠儿住校后	80
家有丑猫	86
我家龙子	92
母亲! 母亲!	98
日边清梦断	107
归魂只合傍梅花	115
方寸田园	122
未有花时已是春	126
爱与孤独	131

师与友	137
我的另一半	142
晨	149
不薄今人爱古人	155
三更有梦书当枕	169

云影天光

(代序)

想起中学时上作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读赤壁赋后感”，全班同学一定齐声喊：“好难啊，我们一点感想都没有，老师再出一个嘛。”慈悲为怀的老师一定再写第二个题目：“劝友人勤学书”或是“春假远足记”。依旧是齐声喊：“好难啊，我们写什么呢？”我倒不跟着喊，默默地磨一阵墨，蘸饱笔，就在作文簿上端端正正地抄下题目，又端端正正地写下在磨墨时就想好的第一段——当然是摇头摆尾的文言文。左右前后的同学都瞪着我问：“你连草稿都不用起呀？”我摇摇头，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真是‘国文大将’，一定又是一篇响叮当的‘古文’。”他们羡慕地叹息着。我暗自得意，心想在家里读书时，连“汉刘邦楚项羽论”都作过一大篇的，

现在这些题目，只要稍微拼拼凑凑，就成一篇了。看其他同学一个个咬着笔杆苦思的样子，我已经洋洋洒洒，不到个把钟头就交了卷。睥睨一切地走出课堂，好不神气。其实，我表面上得意，心里头却是空空如也。只觉得写了一大篇，却没一句话是打心眼儿里说出来的，无非是些甩不开的“之乎者也”在打转。用家乡音读起来倒是铿锵有声，内容却不知所云。只因为是全班惟一的“古文”，老师总视为凤毛麟角，赞许特多。

直到高一时一位王老师，看见我的“呜呼哀哉”“岂不悲哉”就给杠去，一篇我自以为是杰作的大文，被他删得只剩几句。他说题目只不过是引发你的思路，面对题目时，不要只顾去抓那些现成句凑合，要由题目联想到许多情景，许多人和事。总之，要写自己真正的感觉，写浮在眼前最鲜明的意象。王老师又说：“美国人赞美他们的伟人林肯总统，具有一副复杂的头脑，一颗单纯的心。这句话，可借为学习作文的格言。一个人的心愈单纯，对人间世相的感触就愈锐敏，所留下的印象也愈深刻。就如同朱晦庵先生诗所说的‘半亩方塘’中的‘天光云影’一般非常鲜明，然后以复杂的头脑去寻找最恰当的字眼和句子去表达。自然，多阅读是不用说的。”王老师的话，数十年牢记心头。大学时的夏承焘恩师，在诗词课上也说过近似的话。他

说：“我们与其以脑作诗，宁愿以心作诗。”他认为在文学上，“真”较“美”尤为重要，有了不能已于言的真情真意，则尤“善”矣。

自从有志学习写作以来，无不兢兢以此自勉。二十余年中，所出的几本集子，自知在文笔方面，缺少瑰丽的修辞。但可以告慰于二位恩师，而且可以自慰的，是其中每一篇章都是从心中流出，而不是由脑子勉强运用文字技巧编织而成的。我个人平素所喜爱阅读的，也都偏向于朴素的抒情文章，对于雕绘满眼的惟美文学，虽心仪而以囿于天份，未敢效颦。我一直相信白居易说的话：“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感人心者，莫善于情。”年事日长之后，愈发希望温厚的文学作品，能使人间呈现一片祥和气象。我虽自惭没有善感的灵心，却总在虔诚地培养。培养灵心，也就是培养善心。

先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先父海谕我说：“佛家云：‘佛法在世间，常存世间觉。’你长大后无论处世对人，都要时时存有一份‘菩萨心’。佛会保佑你凡事逢凶化吉的。”长辈对儿女的爱，至今念及，令人感极泪下。夏老师也说：“惟大慈大悲之心，乃能产生广大灵感，也就是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发生浓厚的兴趣。”慈悲心随着年龄而增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文笔自绮丽趋于平易，也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惭愧的是我自始就未曾绮丽过，这也是个人才智所限，无

可强求。

近年来，于阅读时，于日常生活的体认中，确实时常会有所谓灵感者，一闪而过。比如在公共电汽车上，办公室里，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琐碎的家务中，常会有好多领悟、感受，值得写下来。有时正在边听收音机边洗涤蔬菜时，忽然勾起一段回忆，或领悟到一点什么“人生哲理”，我就放下洗了一半的蔬菜，甩着一双湿淋淋的手，拿笔把那点“灵感”记在本子里。许许多多的片段，有的终得完成一篇，有的却日久消逝了。但无论如何，我是孜孜然以此为乐的。据生理学家说，聪明人的脑子皱纹多，故能反应灵敏，思维周密。我不是聪明人，最不会作周密思考，但我在想，一个人的心，会不会因感受日多而增加皱纹呢？若能如此的话，我但愿有一颗多皱的心。

今天，我虔诚地将我的第五本散文集《三更梦书当枕》呈献于读者之前，一以敬志对双亲和二位恩师的怀思，一以策励自己。今后有生之年，更当勤读勤写，尤其能进而以美的方式，表达我的见闻思感。更愿此心能永久保持“天光云影”的境界，使“源头活水”涓涓而流，则我将会以更多的篇章，报答读者的厚爱。

浮生半日闲

忙碌的现代人，无不叹闲暇不易得，于是也格外怀念当年农村社会的悠闲岁月。莫说是讲究冲和气象的中国人，就是西方中年以上的人们，亦无不深深怀念着过去的好时光(good old days)。我学习英文时，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叫做“Puttering”，照字面解释是漫无目的地摸摸这样，碰碰那样，让时间闲闲地溜走，心也闲闲地一无挂碍。我想在英文中还有“carefree”这个字，可以描写这种心境，这正是我国诗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境界。在那篇文章里，作者以幽默中微带感伤的口吻，描述老一辈的人在puttering中所得的情趣。男人们一个大半天蹲在隐蔽的车库里，为找一枚螺丝钉，抖出盛得满满零件的铁罐子，不由得随手翻弄

着一些永无用处，但又舍不得丢弃的小东西，不计算时间过去了多少。女人们则为找一粒纽扣，把满满的针线盒子倾倒在桌面上，花上几个钟头去翻弄其中的“宝藏”，因而逗起无穷的甜蜜回忆。至于是否能找到要找的螺丝钉或纽扣，实在无关紧要，快乐的就是那一番摸摸、玩玩。作者强调地说，漫无目的地摸摸玩玩所产生的是一种“怡然自得感”，也是灵性上的一份“陶醉”。使你忘却一日生活的烦恼与紧张。他更以神往之笔，描绘雨打风吹的秋日午后，老屋的角楼是一所房子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坐在一口旧箱子上，什么都不用力去看，是艺术的最高意境。我觉得这位作者，对闲适情操的体认，颇近乎我国诗人陶渊明。陶靖节的东篱采菊，正是一种“漫无目的”的闲散动作，南山“悠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何曾用力去看。他这种心境，和李白对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的心境全然不同。李白是“群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孤绝感，陶靖节则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悠然自得感。所以他才能“晨兴理荒芜，带月荷锄归”，顺应自然，享尽田园之乐。

我不能不慨然乎今日匆忙生活之不能自主，谁还有闲情逸致为一枚螺丝钉或一粒纽扣，打开古老的盒子寻寻觅觅呢？悠闲的时代永远过去了。再过多少年后，乘超音速陆地行车，也许还嫌太慢。人活着似乎只为抢时间，可是把

时间抢下来又何曾好好地过呢？我好怀念小时候在家乡的闲荡日子。漫步在田埂上，自然而然会让路给吃草的黄牛。走在高低不平的卵石大街上，一路都有人笑咪咪地喊我的乳名。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世界上将会出现惊心动魄的斑马线、红绿灯，争先恐后、狂呼怒吼的摩托车，夹住鼻尖或脚后跟的汽车门、冷若冰霜的车掌小姐。那时的人情是多么温暖，天地是多么辽阔，时间是多么富裕啊。父亲策杖散步在亭亭的麦浪中，遇到荷锄的农夫，就可与他们聊上半天。他用竹签剔兰花叶上的黑斑，常常忘了吃午饭的时间。坐在书堆里，翻翻这本，摸摸那本，嘴里哼着比昆腔还特别的调子，就可耗上一整天。记得那时全个村庄，只有我家老屋大堂正中挂有一口自鸣钟，而钟摆常常是停止摆动的，即使有时发出的嗒嗒之音，指针所指的时间也和长工们的作息毫无关系。他们只看日头的高低，听公鸡的啼声，就知道是什么时辰。该下田了，该送接力（故乡的土话点心之意）了，该收工了。那时候，没有气温表、温度计，更没有电台电视的气象预报。可是母亲一清早起来，抬头看天色，嘴里便念念有词：“早上云黄，没水煎糖。晚上云黄，大水没池塘。”她十之八九都说对了。长工们看太阳月亮的光晕，看云脚的长短，就知道要刮风了，要下雨了。他们都是大自然教导出来的科学家、预

言家。他们也是最懂得生活的诗人。在忙月里，他们胼手胝足，却是口哼小调，面带笑容。闲月里，他们嚼着自己种的花生和胡豆，下象棋、钓鱼，也是口哼着小调，面带笑容。他们从来没有和时间赛过跑，可是从日出到日落，他们都在工作中，他们也都在游息中。

至于象前文所引述那样puttering的情趣，我的外公，我的母亲，就十足地在时时享受着。我外公有一只八宝箱，是他自己用洋油箱装钉而成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双毫不颤抖而且灵巧的手，敲敲打打，做成合适的盖子，钉上锁鼻子，漆上防锈的“金漆”，就成了他储藏各种心爱什物的小箱子。一家人里，只有我有权利翻箱倒篋。那些医书、相书、破毛笔，半截墨、泥土里挖出来的竹根、破碗片，是我毫无兴趣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只福建漆的茶叶盒子，那里面有舅舅小时候挂的银锁链，帽沿上拆下来的彭祖公公。舅舅玩过的长了锈的铜钱，他写的人手足刀尺大字，他读过的三字经和有图画二十四孝。舅舅在三十岁因虐疾不治去世了，因此外公决心下苦工看医书，看了二十多年医书，边学医、边看病，真的就成了地方上的好医生。外公讲起舅舅来就仿佛舅舅端张矮凳坐在他身边似的。外公总是边讲边笑，不象母亲讲起舅舅来就泪眼婆娑。外公的八宝箱里，我每回掏时都发现添了些新东西——他自己用

竹节做的烟嘴，文旦皮晒干做成的碗、干佛手，我玩厌了的地螺陀，三炮台香烟罐里各色各样的香烟招纸牌、邮票。此外就是父亲送他的白玉烟嘴，绿玉班指，杭州舒连记的檀香骨折扇。这些都是我百玩不厌的。我问外公为什么把新的旧的，有用的没用的都收在一起，他说“留着给后代子孙呀。你将来长大了，打开来看看，便样样都是新的、有用的了”。外公真是个有趣的老人。他的每句话都象含有很深的哲学似的。至于母亲的八宝箱，乃是一只竹编的针线盒，那更耐人翻弄了。盒子分上中下三格，上格是五彩丝线、纸花、锈了一半的鞋面、剪刀、顶针等等，中格是花名宝卷、她手抄的心经大悲咒。最下一格藏着一个象红柿子似的朱砂圆盒，里面是我小时候挂的长命百岁金锁片，母亲的旧珠花、银耳环、银手镯等等。每回母亲做针线，我就取出这些手饰来戴上了，甩着大手帕演花旦。母亲一面做活，一面笑咪咪地望着我，有时却眼睛定定地象在想什么心事。我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外公的八宝箱里存着舅舅小时候的银锁链，母亲的八宝箱里，存着我小时候的金锁片。后来想想，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绵延，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把对子孙的爱埋藏在一个摸得到，看得见的地方。让长大了的子孙们，有朝一日，打开来摸摸看看，从新领略一下长辈的爱，再一代一代往下传。可惜时至

今日，为生事奔波的人们，再也无暇去打开尘封的旧物，而且也无心把虽无用却不舍得丢弃的东西，归在一只箱子或一只盒子里了。这，对他们自己和儿女们来说，都少了一份puttering的乐趣，怎不令人惋惜。

可是人来到世间，难道就为了赶时间，赶完了时间就与世长辞吗？想想该有多傻！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闲荡，拉开乱七八糟的抽屉，东摸摸、西摸摸，看看家人朋友的照片，理理孩子幼年时的玩具，以消磨整半天呢？如果你感到烦乱依旧，何不任意搭上一班公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换另一号车，从终点坐到起点（选一个下雨天更好）。把空间填进时间里，赶走一日的劳忧。如果你仍感到“行漫弥弥，中心如醉”的话，你就无妨在灯火阑珊中，走向一条寂寞的长桥。看上弦月，数星星，回忆旧事，微笑，叹息，赋诗。也许那样又太富浪漫气氛了。其实古人那份“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的心情，绝不是浪漫气氛，而是走向“忘忧”“忘我”之境。我们这些劳碌的现代人，是否舍得把时间化在闲荡上，或搞搞所谓的puttering，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呢？

照片

为了各种证件上时常需要照片，我每回总是掏出一张陈年八古代的“玉照”给贴上，玉照里的她，已经整个儿不是我了，但我却特别喜欢她。并不是她长得比我漂亮，是因为她那时比我现在起码小了一轮，足足十二岁。十二年前，她没有象我现在这副愁眉苦脸的讨厌相。头发波浪得恰到好处，不是高耸的“木瓜头”，眼神也亮亮的，半抿着嘴笑得很愉快，很自然，还带点可掬的憨态。

我不但把这张照片贴在证件上，还用一个小镜框装了摆在书桌上，时时对她点头欣赏，仿佛她是我相交有素、心心相印的知己。有时烦恼拥塞在心头排遣不开，看看她，她在无忧无虑地对我眯眼笑，烦恼也就减轻了些。再对着

镜子照照，觉得除了两道浓得化不开的眉毛，我们俩已经十分的不相象，心里又不免怅然。十多年前心旷神怡的我，如今安在呢？

我记起小时候外公给我讲的一个笑话：有一个姓王的人，拍了一张非常得意的照片，把它高高挂在大堂上，在旁边题了四句“诗”：“相貌堂堂，挂在中堂。有人问起，王十二郎。”不幸王十二郎生了一场病，瘦了好多，他看看照片不大象自己了，就在每句诗下加了二字：“相貌堂堂无比，挂在中堂屋里。有人问起是谁，王十二郎令弟。”他为自己所加的字很得意。病后保养得好，不久他又胖回来，照片又象他自己了，于是他再加：“相貌堂堂无比之尊容，挂在中堂屋里之当中，有人问起是谁之玉照，王十二郎令弟之令兄。”

外公说：“这位王十二郎相当的有文才，所以照片让给了弟弟又收回来。”

我问他：“王十二郎如果再瘦了呢？”

外公说：“不会瘦的，因为王十二郎心里快乐，快乐的人是不会瘦的。”

我又打破沙锅问到底：“王十二郎将来老了呢？”

外公说：“傻孩子，老了就再照嘛，老人照出来才漂亮呢。你看外公的白胡须多好。你难道不喜欢外公这个样儿吗？”我摸摸外公雪白的长胡须说：“喜欢！”可是心里却在想：“我才不要